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金字塔

JINZITA

格致◎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jin zi ta
金字塔

格致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字塔 / 格致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21-0650-3

I . ① 金… II . ① 格… III .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5619 号

金字塔
格致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白 鹭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14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650-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绿化科的笔记本
004	告 诉
015	女孩快跑
021	庭 院
041	红花·白花
048	花朵的布局
076	阳光下的囚犯
081	转 身
098	替 身
129	利刃的语言
132	布达拉宫后面
150	月亮下面
157	减 法
173	肉体深处
177	站 立
201	水稻田
217	一个白天和两个黑夜
225	珠母贝
236	婚姻流水
253	两重虚

绿化科的笔记本



1985年，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被分到一所乡村小镇教书——a o e……，我教8岁的孩子学说话。四年后，我调入一座小城的团区委，做组宣干部。我的工作是写年中和年终的工作总结；一个阶段性活动的实施方案。比如：《关于在全区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争创“青年突击手、突击手标兵”活动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写起来一般是这样的：目的、意义、动员阶段、实施阶段、评比考核阶段、几点建议，最后要说明开表彰会的时间。这个活儿我干了七年，然后我被调到了区妇联，主管信访。倒不是每天都有痛不欲生的妇女前来告状，但每周总有那么两三起。当我能够坐在那里平静地面对女人的哭诉的时候，就得出了结论：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女人更是相似的。这种倾听个人隐私或家丑的工作我又干了五年，然后就被调到城建局的绿化科。我以为这回可以从男女之间的情仇恩怨里

抽身出来，过几天耳根子下没有哭泣和哭诉的清静日子了——再说我也快30岁了，无论如何也得结婚了。她们此起彼伏的哭诉，严重地恶化了我通向婚姻的道路的路况。我得趁该路未被冲毁之前过去。因此，我去绿化科上班的心情还是不错的，虽谈不上满怀希望，却也抖落下去了一小部分烦恼。

第一天平安无事；第二天科长把一个黑色本夹扔给我说：“有上访的要做记录，年终局里要检查这个。”

我诧异，这绿化科谁告谁呀？树和树之间；草坪和草坪之间；草坪和树之间；也能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它们——植物，邀请人类做了审判者？

答案就在这个黑色的本夹下压着，用不着询问。翻开它——

致和小区9号楼一居民反映楼前大树严重挡光，使自己的房间陷入了没有尽头的黑暗……该居民要求有关部门锯掉该树，铲除这个绿色的黑暗之源；

德胜小区4号楼若干居民反映楼前杨树生虫，树上的虫子爬进了户内，虫子不仅上了床，而且进了汤锅。居民强烈要求主管部门砍伐此树，以还一方百姓安宁；

最有趣的一页记录是一个小偷顺着—根树枝爬进了一户居民家行窃，该户居民要求政府锯掉这个小偷的同谋……在每一则记录的下面，都有处理结果一栏。在这个平面上，字数少，空白多。这显示了决定的干净和威严。一般是四个字：树已砍伐。也有些处理栏里则不那么简练：××城管所长×××于×月×日，亲自到现场处理。做到了24小时内解决群众上访问题。

读了大半本上一年的绿化科上访记录，我做了如下的总结和归纳：1.这是一本人与植物发生矛盾冲突的记录。2.告诉者无一例外都是人类，而植物，都是被告。3.没有植物辩解或为植物辩解的记录。4.审判者是人。5.与花草树木的官司，人都打赢了。

这个我面前的黑色记录本，还有一半空白着，我要写上与上一任毫无二致的文字，使这个由文字组成的河流继续流淌下去。我发现这个本子不是一张一张的白纸，而是早已为你画好了栏目。我只需在栏目里填写就可

以了。栏目如下：上访时间、上访人、上访方式、接待人、上访内容、处理结果。这个记录本我填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应该增加一个栏目，也就是“辩护内容”。于是我着手制作了另一个记录本——这个记录本就是我的散文《告诉》。

当然，我有了自己的记录本后，并不意味着可以废弃原来的记录本。原来的本子我仍要认真地填写，只是在写完那个本子后，我不能休息，我要在自己的记录本上再写一遍，增加我认为必须增加的内容。在自己的记录本上我有时候忍不住乱来：比如我喜欢让沉默的大多数树木说话，让已被砍倒的大树说出源于我的猜测的真相……

在我的记录本里，记录了我为树木辩护的辩词——许多语句十分漂亮。但我没能挽救一株遭到指控的大树。我怀疑我这个私人记录本存在的意义。

告 诉

——格致工作记录本



格致工作记录（一）

时间：2003年6月12日

上访方式：电话

上访人：老妇人（患心脏病）

接待人：格致（绿化科公务员）

上访内容：（电话笔录）

“我七十八了。一个人。儿子不在一块儿。我找街道四次了。他们说这个事你们管。我住江北小区14号楼。有棵树的树枝挡了我的窗户，一刮风下雨，那些树枝就啪啪啪地打我的玻璃，可吓人啦！我可害怕。我有心脏

病。我都不敢睡觉。你们得给我解决一下。我七十八了，有心脏病。快点把那树枝弄走！”

她说话的声音，听不出多少苍老从容，倒是像精力过剩的中年妇女的窃窃私语。一边急切地说，一边还不放心地左顾右盼。我感到她跟我说的不是她窗外的事，而是她屋子里的事。她离那树枝太近了，近得不是拍打她的窗户，而是拍打她的脸。她一边急切地在电话里说着，一边躲闪着那在她眼前摇晃不定的树枝。她在控告树枝，却又怕被树枝听见，因此她说话的声音虽不低，但有那种告密、陷害别人的小心和紧张。——我想她一定梳着一个瘦小的髻；穿着一件有折叠印的布衫；瘦；眼睛陷到眉骨下面去，闪着挑剔的光芒。

我给了她如下回答（我是绿化科的人，因此我要为树说话。但当居民同我的树发生冲突、争执的时候，我又不能置居民于不顾。必须认真处理、解决群众上访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做的是调节。看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您老人家不是一个人生活吗？有一棵树站在窗外不是个很好的伴儿吗？那些树叶、树枝：春天绿；秋天黄；冬天还能看树挂：这是多么美的风景啊！再说那下雨天，树枝拍打窗子的声音，不比楼下市场上的吵闹好听吗？下雨刮风的日子能有几天？逢上这样的日子，您就别睡觉，听听那风声、雨声、树枝声，就当它们在同您说话。您孤单一人，偶尔有些声音来拜访您，这不是还有些意思吗？”

我对自己调节树与人的矛盾的能力略为满意。我的话是多么的人情入理、充满诗情画意。一对矛盾，我几句话就能将他们变得互利互惠，谁也离不开谁。我信心十足地认为老妇人一定会照我说的去做：抛开对树枝的怨恨，在下雨的夜晚，端坐窗下，聆听风雨。

几天后，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我的心情很好。我的好心情维持到老妇人打来电话。从她那湍急的打着漩涡的语速和吵架般的语气，我知道她不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已经跟我建立了基本的仇恨关系。她用十分强硬的语气坚决要求将那在她孤独的窗子上歌唱舞蹈的树枝驱逐。她

说，我可有心脏病。我被树枝吓犯了病你们得负责！你们要不管我可有地方去告！

无疑，我的充满诗意的调节没能取得成功；老妇人没能进入我为她描画的生活；她对我为她调好的进入生活的新角度没有兴趣。这样，我的树将面临灾难。

她为什么如此仇恨一棵立在她窗前的树？为什么一定要置它（至少是一根树枝）于死地？那棵不言不语的树已成了她的仇敌。老妇人若从我指给她的角度走，树就是美丽的风景；若从她的角度走，树就是讨厌的障碍。她老了，什么力量也没有了，一切都离她远去。突然她发现窗外的树没有离开，并且还在向她逼近，既而她又发现了相对于一棵树的优势。她的愤怒里包裹着巨大的惊喜：又找到对手了。又找到生活的内容了。在与窗外树枝的较量中，她坚信自己一定能赢。——因为她会说话。也许她照我说的去做了，但树叶树枝拍窗的声音，她怎么听都是死神催她起身上路：快走——快走——快走——。她害怕死亡，一丝风吹草动，都会心惊肉跳。或者，她已经死了，已经看不到一棵树的美好和美丽。她只看到了树叶上长了毛毛虫，顺着玻璃的缝隙爬进来。那小小的虫子也是死神派来的信使。她从小虫后背的毛刺上看到了死神码在上面的通知。我从她害怕一根美丽并充满生机的树枝拍打她的玻璃窗得出她已死亡的结论。她死了，并且坚决要求同窗外的树枝同归于尽。我对她的生命尽了力。我试图用一根绿色的树枝挽留她，但她不肯伸出手抓住——我的营救失败了。

我通知了老妇人所在街道的城管所长：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伸到老妇人窗前的那根树枝锯掉。

我是按章办事，凡有树木或树木的局部严重干扰了居民的生活，只要居民上访，核实后，要扰乱人的生活的树给予处理。

我决定赶在锯子的前面去一趟现场。我要看一看那棵树，看一看那根被判了死刑的树枝。

那栋楼是六层的，砖混结构。建筑年代不会超过十五年，但十分破

旧。建筑时的匆忙、草率和粗糙都历历在目。窗子有的是铁的；有的是铝合金的；还有的是木的：这就是说楼刚建时是木窗，后来有了铁窗，一些住户就自费安装上了，再后来又有了铝合金窗，于是又拆了刚安上不久的铁窗，最后就弄成了一栋楼有不同的窗子，杂乱无章。谁也不考虑整体，都在想着自己的那扇窗子。我看见了那棵树，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但枝叶繁茂，长势良好。那是一棵老榆树，无数的叶子在风中抖动。确有一根树枝斜伸出来，靠近了几扇窗户。那根伸出的树枝像是老树的一条手臂，它在同窗子里的人打招呼。如果砍掉这个亲近人类的手臂，大树就会像一个伤残的巨人，随时都可能摔倒。大树张开手臂，是为了在风中站得更稳。牢固地站立在我们身边的大树，会增强我们生活的信心。那根即将被砍掉的树枝靠近了几扇窗子，至少是两户人家。那另一户人家的居民其生命力似乎还旺盛，他们还没有脆弱到计较窗前的一根树枝。我猜测那木窗子一定是老妇人的。树枝在刮风的时候确能打到她的窗子，但从树枝的长度看，也只是轻轻地善意地扫过，而形不成恶意的打扰。那些伸向老妇人窗子的树梢，是今年新生的，它们还十分稚嫩柔软。它们是一些幼童，对身边的窗子十分好奇。尤其想同那紧闭的窗子里的人做一些有趣的游戏，稚嫩的树枝想同一切玩耍。它于是努力地向窗子招手，并且轻轻地拍打着窗子：哈——哈——哈——，顽皮的树枝向窗子内的世界喊。可是老妇人对小树枝的召唤充耳不闻，并且惧怕它的声音。她将窗子死死地关起来，开始酝酿除掉小树枝的办法。而小树枝则试图伸进老妇人干枯的生活，抖落给她一些水珠。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在办公桌前坐好，茶还没有完全舒展开，城管所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那个树枝已于昨天下午四时锯掉了；我一边锯，那老太太还一边不停地诉说那个剧烈抖动的树枝的不是。

我翻开工作记录，在处理结果一栏写下如下文字：

那个树枝，那个长满了绿叶的树枝，那个想同人类玩耍的树枝，被认定有罪，并执行了死刑。它没有看到6月18日的落日和晚霞。

格致工作记录（二）

时间：2003年7月7日

上访方式：电话

上访人：匿名男子

接待人：格致

上访内容：（电话记录）

“我是江畔小区的居民。我家楼前有一棵大柳树。我小的时候就是棵老树。我今年四十四岁，那这棵树少说也有八十岁了。今天早上，我下楼散步，发现那棵树倒了。走近一看，原来是被锯断的。我怀疑——”

电话突然断了。不像是故障，而像是不想接着说下去。

这是个严重的事件，如同警察局收到了发现无头女尸的报案。我迅速赶到了现场，并做了如下记录。

位置：江畔小区34号楼前

树种：柳树

树龄80岁

胸径98CM

树高75M

伤情：主干锯断

作案工具：电锯

时间：约8小时前

虽然现场围了许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效线索。他们对于我的追查凶手的提问，都摇头或沉默。

也许凶手就在这围观的人群里，也许还有那个举报人。我明白我不可能在这种公共场所有所收获。我必须深入居民的家，才有获得线索的可能。

那是一棵粗壮的老树，锯断它不是一件简单、快捷的事，那是需要时

间的。而且那锯子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很难被完全遮盖。那刺耳的声音应该惊醒一些人。据我的经验，老人的睡眠时间短，而且易被一些声音惊扰。

但被我访问的五位老者无一例外都有耳聋的毛病，而且视力也不好。你要在他们的耳边喊叫，才能将谈话进行下去。他们什么也听不到：哭声、笑声，锯子、刀子。世界已在他们的眼前缩小并且模糊，声音像一条扭动着远去的鱼。

我又试图找到那个举报者，那个四十岁的男人是我唯一的助手。在“我怀疑”的后边，隐藏着那个凶手。而这个唯一的助手在哪里？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声音——好在我对声音异常敏感。只要他再度开口，哪怕只有一个音节，我也能将他准确地认出。我在那楼前楼后转圈，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进出，就快速赶过去打招呼。我佯装保险公司业务员，推销一个对客户大有益处的险种。没有人对这个险种感兴趣。他们大多行色匆匆，脚步都不停留地说：不保。保过了。没钱。有的人什么都不说，只是摇头。凡开口说话的，都不是那个举报人。有两个人只摇头不开口。我疑心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就在这两个摇头的人之中。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因此拒绝开口。他只告诉我事件，而不想对事件的成因提供线索。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

最后，我采用地毯式调查。靠近柳树那栋楼的住户房门，被我依次敲响。我在每一扇门前重复一句话：我是绿化科的工作人员，调查一个案件，请您帮忙。然而，任何一扇门都没有给我带来希望。他们都麻木地摇头，现出一副对柳树事件浑然不知的神态。这令我觉得我的打扰十分地没有道理。我必须向他们道歉。而实际上我也一直在这样做：我对每一个出现在防盗门里的三分之一脸道歉；对开了一条门缝说完不知道就马上关门的人道歉。到最后，我越来越觉得，我不是来调查一个重要的事件，而是刻意要打扰这一栋楼居民的安宁，并为这一行为做真诚的道歉。众人的冷漠，让我对这一事件是否重要产生动摇。

当向最后一户居民道完歉后，我十分疲惫地坐在了那棵被砍倒还没有

被运走的柳树的尸体上。

那柳树的枝条和叶子因水分供应的突然中断而萎靡。我看到的是一片白花花的叶子的背面——它们，那些树叶，在掩面啼哭？我忽然想，我应该问问这棵树，它什么都知道啊！

我拿出了笔，还有我的黑色工作记录本。

“是谁，在什么时候杀害了你，柳树？”

不是一个人干的，柳树说。我发觉，柳树的声音酷似那个举报人。柳树接着说，整个一栋楼的人都参加了。为了遮掩真相，他们来到我的身边，开了一个露天歌舞会。他们又唱又跳，用歌声遮盖住了锯子的囉囉声。

“有没有证人？”我这话问得毫无意义。可柳树说，有！那天晚上，月亮是上弦，它看得最清楚。还有那对住在我头上的乌鸦，它们在半夜里急匆匆地搬了家。而那时，可怕的锯子还没有拿出来。那些人还在唱歌跳舞吹喇叭。乌鸦从那虚假的歌声里听出了灾祸，于是它赶在锯子之前飞走了，并衔走了它们刚刚出生三天的孩子。我还奇怪乌鸦为什么不听不看这欢乐的歌舞，而是目露恐惧地搬家呢？

“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有三。一、我站立的地方让他们不高兴。我挡了几户人家的窗子。我挡了阳光。可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并不在这里。他们才来了几日！我已经在这里站立九十八年了。原来我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望无际的江水，栖落的野鸭，远去的渔船。二、我是一棵孤零零的树。他们说这样的树不吉利。我若对着谁家的门窗，谁家就要有灾难。我是一个灾难的源泉。两天前，有一户人家的孩子被汽车撞死了。他们不怪罪那辆超速行驶的车，反而把罪责推到我的身上。说我恰对着那家的窗户，是我害死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可真可怜，才五岁。几天前他还拉住我的一根胡须荡秋千。三、我春天飘絮，秋天落叶，所有的女人怨恨我，说我从窗子钻进了她们的卧室，弄乱了她们的梦境，使原本就纷乱之梦更不易整理和收拾。他们商量了几天了，他们也知道砍树是要被罚款的，但他们最后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用歌声掩盖罪行。我痛苦的喊叫和大声的呼救，被层层

的歌声团团围住。他们看我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就都散开了，回到了家里去。他们认为灾难已被彻底根除。世界从此和平了。

我回到办公室，给江畔小区所属城管所发通知，全文如下：

江畔小区百年柳树被砍杀一案现已查清，系该小区 34 号楼所有居民所为。证人：月亮和乌鸦。作案工具：电锯和歌舞。

1. 处理现场。2. 将该小区 34 号楼前后的幸存者，另外五棵柳树迅速转移，整体移植至温德河森林公园，以防不测。

格致工作记录（三）

时间：2003 年 5 月 4 日

上访方式：来访

来访人：孙诗逸

接待人：格致

上访内容：（对话记录）

“我住市中心医院家属楼。我也在医院工作。开救护车。我家住 3 号楼 1 单元左手 2 楼。我家窗外有一棵桃树，离窗户太近。前两年那树矮，可今年就比我家窗户高了。这树长得可真快，有一根粗树枝正搭在我卧室的窗台上。昨天晚上……”

那桃花不是可以在你的窗子里开放吗？（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只要你打开了窗子，桃树枝是不是就探了进来？而那桃花也就跟了进来？（在闹市里，桃花入窗，连想都不敢想，而他却拥有。我羡慕坐在我对面给医院开救护车的中年男人。）

“是。好看是好看，可昨天……”

那桃树是谁栽的？是你吗？（我多想了解那棵桃树。我又打断了他的话。）

“不知道。我刚搬来不几年。来时就有。那时树小，花开的也少。就这两年，长起来了。花开得满满的，都看不见叶子。”

今天是5月4日吧？你家窗里窗外的桃花是不是已经开了？

“早开了。连地上都落了一层花瓣。一开窗户就往屋里刮花瓣。我老婆整天因为花瓣生气。说这树可太烦人了，弄得床上、地上都是。也收拾不过来。正经活还干不过来呢。”

你们的床上都是粉色花瓣了？你老婆做什么工作？

“在医院食堂做饭。其实也不累。”

她不喜欢花吗？

“不喜欢。她把伸进窗子的桃树枝还有花，都一根一根掰折了，扔到了楼下。”

那你也不喜欢吗？

“喜欢。可花上有小虫子。昨天……”

那是蝴蝶和蜜蜂。跟花一样美丽的小虫子。你讨厌它们？

“不讨厌。可……”

那桃树花落后也结桃子吗？

“结。可长不大。不能吃。可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偷顺着那树干爬到我家来了。”

他急忙说出了小偷，他怕我再打断他，问一些无聊的问题。

小偷顺着开花的桃树爬到了你家？

“是。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他的叙述像一条山涧的小溪，在流淌的路上意外地遭到了许多大石头的善意阻挡。它被迫在这些阻碍间蹦跳扭转，现在，它终于流入了山下的一条小河里。他的叙述因此变得平稳而有趣。他说：“那贼是从那根搭到窗台的树枝爬进去的。贼倒挺会利用自然条件。昨天晚上太热，就没关窗户。那贼也真有点功夫，就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我和老婆竟然都没醒。只是他顺着原路下楼时，弄出了一点动静。我醒了之后，刚好看见贼的背影。贼可能想，反正你现在醒了也抓不住我，就故意在窗台上弄出点声响。我急忙打开灯一看，发现他拿走了我的皮夹克。”

只丢了皮夹克吗？别的，比如现金、手饰等。

“我们是平民百姓，两个人的工资刚够吃饭、穿衣、给孩子交书费，没有余钱买贵重物品。那个皮夹克就是我那个房间里最好的东西了。那贼故意惊醒我也是生我太穷的气。”

你的皮夹克里没有钱吗？

“有，也不到二百块钱。”

去派出所报案了吗？

“没去。也不够报案。我只要求把那树砍了就行了。”

为什么要砍那桃树？

“小偷会再从那树枝爬进来。砍了树，小偷就进不来了。”

你认为你家进了小偷，主要责任在树身上，应该由树负责？因此应该砍掉它？而那偷东西的小偷则没有错？

上访人孙诗逸似乎没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坚持说，他家来了小偷主要是因为那棵树，要求我们政府给予处理。他丢的那点钱也不计较了，但政府得想办法不能让小偷再顺着树爬进来。因为树是国家是政府的，小偷是顺着政府的树爬到他家的，并偷走了他的私有财产。是政府的树帮助了小偷，因此政府的树是有责任的，政府也是有责任的。

我试图保住那棵无辜的树。我对他说：“你不想抓住那个小偷吗？你可以将计就计，不砍掉树，让小偷再爬进来，而你准备好，乘他不备，抓住他。我看你长得挺魁梧，一定能行！”

我为了保护那棵开花的桃树，不惜说出很肉麻的话——而且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工作时间。

他被我说得有点想试一试的意思，但他又说：“那谁知道贼哪天来？我天天准备着不睡觉，就没法开车了。”

那你能不能在窗子上安个防盗网，这样不但挡住了小偷，连那让你老婆讨厌的桃花不是也挡住了吗？

他理了一下头发说：“那不得花钱吗。我现在没有钱。再说，又得买料，又得雇工，还得家里留人。你看我们挣钱不多，但都忙。我是一没钱，二没时间。尤其我的工作一天都不能耽误，院长正想找我麻烦，好辞掉我。